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我国著名出版家、杂文家曹彦修先生最近去世了。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本著作,是《平生六记》。这是一本思想内涵丰富,读了让人百感交集的书。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一生经历的六件大事。他在“前记”里说:“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,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。明知其错的,我绝不干。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,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。世界上很多事情,常常都会有例外的,唯独有一件事情,我以为绝不可能有例外,那就是:良心。”

书中的六记是作者的一本良心自白,所述诸事真是件件发人深思。仅举一例:1965年“四清”的时候,他奉命来到上海一家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运动。厂里的装订车间揪出几十个有严重问题的人。他不轻信,经过反复苦心调研之后,亲笔为每个被审查者写出厚厚的一份证明材料,为蒙冤者申诉。几经曲折,被审的三十多个工人和干部都被洗清了汉奸、特务、政治骗子、反动资本家等政治罪名,全部彻底还他们以清白。当然,为此曹彦修冒着很大政治风险,付出了极大辛劳。

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十分艰难,却冒着风险去干这与自己无关的事?用曹彦修的话说,这就是“良心”。在他看来,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唯有良心是无例外地不能放弃的,对人对己皆如此。

在我国民间的道德观念里,良心一词是受到民众高度尊重的。幼年时,父母经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就是:“做人要有良心”。他们把一切为非作歹、损人利己的丑恶行为,一概斥之为“没良心”。爱憎分明,毫不含糊。也许有人以为,这未免把道德问题简单化了。其实,凡真理大都是简单明了的,并不深奥莫测。《论语》里说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简单一句话,说明了如何做人的一篇大道理。

“良心”一词现在似乎不大时兴,眼下比较流行的是“诚信”、“爱国”这类基本道德准则。实际上这与“良心”是一致的,并不矛盾。“良心”是从人的本性上提出问题。在人生舞台上,人各有志,不能强求一律。但有一点是应当共同遵守的,这就是正直的良心。人的心灵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。在生活里,我们遇到过这样那样的种种灾难,最大的灾难,莫过于道德的沉沦,良心被严重扭曲。如今,放在人们面前一件至关重要的事,就是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,让“做人要有良心”这句最朴素又最实在的话,深入人心。

107岁老人周有光老先生赠送给曹彦修的题词是四个字:“良知未泯”。这既是对曹彦修一生的公正评价,或许也寄托着老人对后人的一片殷切期望吧。

文授谈书毅成九为二松记消高中  
理专从著七赠观届柳得遥同班  
有从得述五成止二尚战友  
别事知其时年马③④已杰有  
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

月季艳不过牡丹,清不过莲荷。就算与蔷薇科的姐妹们比,香不过玫瑰,繁不过蔷薇。然而,月季却从后两者的夹缝中穿出苞来,与前两者同列为中国十大名花。原因恐怕只有一个,也即其名所示——月月盛放,季季长开。若逢闰月,月季毫不怠懒,照样多开一回。吴昌硕见了,作一幅山石月季图,径以“今年闰月,开了十三回”为题。

花卉概有别名,月季居多,但大致未脱此意,不是明示,就是暗喻。“月月红”、“四季花”、“长春花”不用多说,“斗雪红”、“艳雪红”极言月季斗艳冰雪,其他气候情形可知。“胜春”尤妙,一年四季以春最美,既是胜春,便喻赢了所有春色。宋代的宋祁道得恰好:“花亘四时,月一披秀。寒暑不改,似固常守。”在没有暖棚温室的古代,植物均按自然规律盛衰荣枯,月季于是出类拔萃,甚至超越了花魁——牡丹和芍药。苏轼有诗:“牡丹最贵为春晚,芍药虽繁只夏初。惟有此花开不凋,一年长占四时春。”

月季诗词以宋居多且佳,但一如她别名,大致未脱此意,不是直述,就是曲笔。宋祁诗中,有“群芳各分荣,此花冠时序。聊披浅深艳,不易冬春虑”两联,一直一曲,先直后曲。后一联为全诗最运巧思处。上联起手一

个“聊”字,点出月季淡妆浓抹毫不费力,倒也罢了;下联一个“虑”字,却置于全句的最末,与句首“不”字生拆遥映,岂独为合韵那么简单。若将此句还原为“不虑冬春易”,那么上句就成了“聊艳浅深披”;若作对联看,则将上下句颠倒即可——真有异想天开之趣。

不过巧思实非人人可得。张泉将月季比作下了凡的仙,老老实实地说:“月季只应天上物,四时荣谢色常同。”相比之下,徐积更高一筹:“谁言造物无偏处,独遣春光住此中。”徐积认为月季本是凡花,只是受了造物点化。他另有一句,更妙:“一从春色入花来,便把阳春不放回。”这次的主角从造物变作了月季,月季成了仙。

杨万里则将主角从月季变作了人、变作了自己。腊月前的一日清晨,他见园中月季盛开,脱口便说:“只道花无十日红,此花无日不春风。”又想新年将至,于是“折来喜作新年看,忘却今晨是季冬”。折得一枝美丽月季,心情好得忘了节气,杨万里也成了仙。

我小时候住在老式里弄,常与玩伴去偷折邻居老头的月季花,不为成仙,只为恶作剧。老头姓许,相貌凶狠,更不讲理,用盆花把公用的晒台占了一半。有一次我俩又摸了上去,不巧正遇老头修枝换盆。隐在门后,我可以看到他的侧脸。令我惊愕的是,他微微地笑着,脸上满是温柔和欣悦;更令我惊愕的是,他竟高声说起话来:“月季不怕折,就怕乱折。你一定要折得好,她就会开得更美丽!”我俩吓得一步步倒退下楼,溜回跑回了家。第二天放学,发现自家窗台多了一盆盛开的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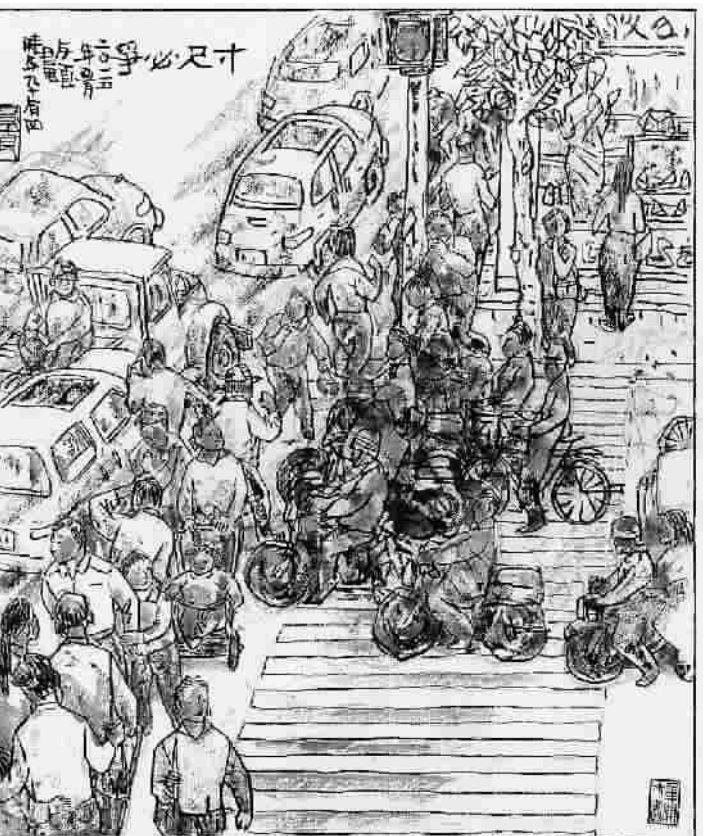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咏赠毅成 王从仁  
生当快意逢故友,结交弱冠冠芳年①。早岁相聚每磨战,遥记令弟背英典②。落花时节赠名著③,蓬菜阁中偶相见④。一麾各辞江海去,白首重晤多欢笑。君擅神识利苍生⑤,我从琐碎搜文献。才情高下有参差⑥,此生不虞送花萼⑦。岁月犹余几许存,且尽金尊一杯间。

自己如何不惧风险,终于抄底成功的事情。看得出他的脸上流露着满是羡慕的神情。就这样不知聊了多久,他忽然低声喃喃地提出向我学习之类的话语,并索要了我的住址,说是到时将写信向我讨教。我年轻气盛又碍于面子,自然也就爽快答应了他。他呢也写下了自己的单位以及自己的名字:郭某某。

事隔数月后,我刚回到家中就收到了一封来信。信中大概是说:不知道你还记得吗?我是上回在马路边遇见你的郭某某,这次来信是特向你讨教股市的经验。自从上交所延中股价开放之后,很不幸我在高位处被深深套住了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套?信中言语又是先生又是老师之类的恳切深情,谦逊至极,这让我备感喜悦和满足。我连忙铺纸回信,信中大量引用所谓的股市经验:高抛低吸、摊薄成本、平摊风险等等

二十年后竟重逢 黄建波  
相反的结局,我怎能轻易地判断谁是谁非呢?但虚荣心还是让我提起了笔,简短地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。不出意料,只相隔几天,郭又急切地来信,说是希望能得到我进一步的指教。此时我感到了一点寒意,毕竟大家都是工薪阶层,股市里的钱也都是血汗钱,我怎能轻易回复,随口乱说呢?所以我再也没有回信与他。只是后来的时候,我偶然想起这件事仍觉得有一些



“人老先老腿”确实如此,想当年去河南标县体验生活。10公里半天一个来回还边走边画速写。如今是从巨鹿路到淮海路去时勉强支撑到达,返程则颇有回不到家的感觉。但家里人总是逼我“要走”,只有坚持走路才可延缓双腿衰退,故总是借个由头出门,如去邮局寄快递,凭汇款单领取几文小稿费,但走在路上实在吓势,电瓶车动车横冲直撞,若被这类撞到——白撞。尤其是绿灯过马路,这类车为抢先往往是停过

寸尺必争 贺友直

“斑马线”。如此我等走路的人只好走在快车道了,这岂不违规并存险情,由此萌发画念头,说说交通问题,一是建议人行道设隔离栏,人车分流;二是“斑马线”后设栏杆,遇红灯放下,把各种车辆阻于线后,再是在弄堂口设“红绿灯”以免弄堂里开出的汽车撞过路人,这是说笑也是意见,如何管好则在于有关部

季。父亲喜孜孜地说,许老头变天女了,给弄堂的每户人家都“散”了一盆花。从今往后,直到我家搬走,我再没摸上过许老头的晒台。有一首歌唱道:“好花不长开,好景不长在。”情绪是极细和极微之物,若是无限放大、延伸,不但变意,更会无理。我觉得,只怕没人会说月季不是一朵好花,我还觉得,月季慷慨大方,不像昙花铁树太过小气,却也不像桃李杏梨不知收敛,而是在平易中显从容,于随意中见美好,一如生活——绝大多

数人所愿的生活。所以,古人愿夫妻美满、祝老人长寿、祈家庭和睦,往往送的月季。我更觉得,“月月开花”与“年年有鱼”是一对,后者是物质丰裕、是衣食住行的舒适;前者是精神慰藉、是喜怒哀乐的谐调。到了清代,李渔为月季起了个别名——断续花。《闲情偶寄》有载:“花之断而能续,续而复能断者,只有此种。”李渔发现,月季并非一朵花儿始终开放,而是开了谢、谢了开,前断后续、此断彼续,因而得葆鲜艳长久。其他花儿,则没这个本事:“其余一切之不能续者,非不能续,正以其不能断耳。”

花儿长开如此,人生欲得长久,亦当如此。多年以后,偶遇那位玩伴,聊起老头,说是早已谢世。“不过老头送的那盆月季,还开着呢,开得满好!”玩伴微微地笑着,脸上满是温柔和欣悦。道别回家,我一路满脑地想着咏月季之事,只是枯肠搜遍,全无宋人巧思。陈与义也曾咏过月季,饶他才力横空,勉成其作,也在诗里叹息:“园中如许多,独觉赋诗难。”我如陈与义一般无奈,也如陈与义一样不甘。面对好花如此,纵无巧思,也不可无诗词。当夜倾我所能,填成一阙——

新蕾即含丹,初开便盎然。趁莺声、漫放庭园。百媚千娇无限是,着意让、好生怜。炎暑辨犹鲜,岁寒香未残。万花中、最恋人间。纵使四时容易变,却未许、等闲枝散,自是春工不与闲。”

古人云:“读书遣长夏,乐而忘暑热。”读书消暑,给人一份熨帖的充实,闲适的散文犹如一杯淡淡的清茶润泽于心。沈从文先生在《生之记录》中曾轻轻地告诉我们:“在雨后的仲夏白日里,麻雀的叽喳虽然使人略感到一点单调的寂寞,但既没有沙子被风扬起,拿本书来坐在槐树下看,还不至于枯燥。”文字带来的清凉之气,足以浸透暑热难耐的躯体,抚慰烦躁不安的心灵。

读书消暑 王永清

“心美一切皆美,情深万象皆深”,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对文学的解读。他说你的心灵美了,你看到的世间一切都美,如果你的情感深厚,你会觉得世间万物都很深刻。所以如果要使你的生命、外表、气质变得更好,你的心就要美,你的情就要深。夏日读他的《心的菩提》,那充满细腻的诗情、淡淡的禅意、美丽的哲理文字,伴着清淡的茶香,简直是一种无尽的享受。

十日谈 明日请看《妻子接班炒股》